

給洋豬穿唐裝～ 畜試黑豬1號的問世

文 / 溫秀嬌

圖 / 畜試所·溫秀嬌

民國89年11月27日，畜試所提出的「畜試黑豬一號」新品種，經命名審查通過，得到了專家學者與農政單位的肯定。



戴謙、劉瑞珍是對台灣畜產研究很有貢獻的博士伉儷

依照種畜禽登記申請書中的記載，參與的研究人員，除戴謙外，依序有池雙慶、蘇嘉輝、鄭裕信、張秀鑾、顏念慈、林德育、蔡金生、黃鈺嘉、吳明哲、葉力子、陳義雄、洪金文、李茂盛、吳松鎮、

周德政、林春基、王政騰、陳添福、劉建甫、蘇天明、廖宗文、劉芳爵、吳祥雲、吳淑卿等，當然，給予經費支持的農委會，以及現場協助的技工以及部份行政人員也都功不可沒。

當年提出此俗稱「台灣黑豬」育種構想的人，就是目前在國立成功大學教授，現借調國科會擔任台南科學園區籌備處主任的戴謙博士。他很高興當初由他規劃的豬「育種」試驗，在現任所長



「台灣黑豬」主要育種人員合照。（張秀鑾【前排左起】、王政騰、戴謙、鄭裕信、蔡金生【後排左起】、顏念慈、廖宗文）



俗稱「台灣黑豬」的「畜試黑豬一號」新品種（畜試所提供）

一 王政騰的繼續支持推動下，終於完成新品種命名，他感謝所有參與試驗工作的同事們。

戴博士常說，要成就一番事業，智慧、堅持、努力一樣都不能少，畜產動物育種試驗工作也是一樣！

戴博士曾在畜產試驗所服務了整整20年，獲有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動物遺傳學博士，他前10年待在宜蘭分所，後10年在總所，前後20年，他曾主導過三種畜產動物（鴨、雞、豬）新品種育成。

戴博士出生於高雄縣路竹鄉，約3歲時隨父母遷到台南市，爾後就一直住在府城中，民國57年台南一中畢業後，考上台灣大學畜牧系。大學畢業後，服完兵役，仍在台灣大學畜牧研究所進修。

民國65年，他和大學「班對」的新婚妻子劉瑞珍女士，一起到畜產試驗所宜蘭分所上班，由於兩人都是高考及格，所以一開始當公務員就都以「薦任」任職，在這裡的10年，他倆努力做試驗並整理資料，終於在民國74年完成「宜蘭白鴨台畜一號」（菜鴨）和「宜蘭改鴨台畜十一號」（改鴨）兩個新品種「鴨」的命名，



在農業科技成果展中，小朋友在流覽「台灣黑豬選育」

那時戴謙已擔任宜蘭分所所長一年半，劉瑞珍也擔任畜產系系主任多年。

推出「鴨」品種之後，戴謙被當時總所池雙慶所長器重，從宜蘭調到位於台南縣新化鎮的總所，擔任育種系主任。當然，當時已獲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動物生理碩士學位的劉瑞珍，

也隨同調回總所生理系服務。

當育種系主任的戴謙，基於職責、專長（動物遺傳）、環境（台灣人漸漸懷念起土雞、黑豬肉滋味）……等因素，就與池所長討論起一個想法，那就是「台灣的畜產動物應該積極做種源保存」，就在池所長、農政長官理念認同及經費



大家來品嚐「台灣黑豬肉」滋味

支持下，開始有了「畜產種源保存與利用」計畫推動。

同時學動物遺傳的他，也開始為「台灣土雞」做育種工作^(註1)。

至於他開始想育成有「中國豬」血統的洋豬，是在民國78年4月，由育種系主任調升為總所所長時。當時所以去想做「台灣黑豬」育種，除了育種系在2年前就已有種源引進並做性能觀察外，在當時畜產研究系統裡，還有「台灣養豬科學研究所」在做「豬」的研究推廣。

所以，剛接畜產試驗所所長的他，就反複思索一個問題，「在這樣的環境下，畜試所除豬原源供應體系外，該如何著力？」他給自己下的結論是，從事豬新品種育成最佳。理由是畜產試驗所有的是編制內的員工、平穩的公務預算、足夠的畜牧場地，更重要的是擁有豬「種原」，因為在「畜產種原保存與利用」計畫裡，「桃園豬」的種源保存與利用就是一個重要項目，有了「桃園豬」種源，等於擁有「材料」，去做帶有中國豬血統的新品種育成。

有了這些條件，帶領團隊來做「豬新品種育成」算是最理想了！

尤其那時我國積極想加入GATT（即WTO前身），也就是將來整個市場要朝國際化路線去走，「這時，我們是不是該有本土性的畜產品，與他國產品做區隔，才足以相互競爭呢？」

當然這樣的想法，起碼須經過池雙慶博士（已升任農委會畜牧處長）、張秀鑾博士（育種系主任）、鄭裕信博士

（畜牧場主任）……等多位畜牧專家的討論和評估，最後鎖定的豬新品種育種目標，是「黑色毛」、「體型長而結實」、「飼料效率好」、「繁殖性能佳」、「肉質優」等。

其中的「黑色毛」，就是本文標題所說形容的，「給洋豬穿唐裝」啦！

當然除「唐裝」（黑色毛）外，後來審查通過的「畜試黑豬一號」新品種，其血統中有25%是「桃園豬」（台灣本地豬代表），這也是重要因素。

為什麼當年會想去育成有「中國豬」血統的洋豬呢？

戴博士的答案簡單，是希望我們國家育出的新品種「豬」，可以兼顧到豬農（希望豬長得快、吃得少）和消費者（希望吃到黑豬肉）雙方需求，當然，若能經得起國家進入WTO後的市場考驗，那就更功德圓滿。

也許您想知道，從事這份育種工作會遇到怎樣的困難？以及怎樣走過來？

他說，「困難」必然是有的。很簡單的例子是在育種過程中，把「桃園豬」當做「台灣本地豬」代表，是因為「台灣本地豬」其實有好幾種，如小型長鼻種、大型長鼻種、桃園種、美濃種、大耳種（又稱頂雙溪種）、生蕃種（又稱小耳種）等，這些4、50年代早期農家畜養的品種，經過若干年後，不是被淘汰，就是血統已被混雜，所以要怎樣去找「純正」台灣本地豬確是困難的事。因此，用「桃園豬」來做「台灣本地豬」代表，是不得已的辦法。

至於何以新品種的豬是具有「75% →

→ 杜洛克、25%桃園豬」血統？戴博士說，這就得靠育種工作者的智慧和經驗了。

從育種流程可知，在民國78年到79年時，其TD（桃園母豬×杜洛克公豬）和DT（杜洛克母豬×桃園公豬）之雜交一代，血統是桃園豬（台灣本地豬）與杜洛克（洋豬）各一半；可是到了民國79年到80年的「級進一代」時，就具有「75%杜洛克、25%桃園豬」的血統。

這時，他覺得育種流程做到這階段，就要要做族群「封閉」動作，因為這樣的血統組合下，較易達到育種目標，否則本地豬的血統被稀釋更深後，其性能將難以維持。

至於在洋豬品種中之所以選用「杜洛克」豬品種，那是因為從動物遺傳觀點判斷，認為紅色對黑色來說，紅色是隱性，但如果是白色對黑色就未必如此，這就是不選「藍瑞斯」和「約克夏」的原因，因為牠們都是白色毛的豬品種，所以紅色毛的「杜洛克」就雀屏中選了。選上「杜洛克」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牠的繁殖性能較不理想，若用牠當育種材料，易分出繁殖性能的改良效果。

民國89年11月27日，畜試所提出的「畜試黑豬一號」豬新品種命名通過，算是「成果」已達到了起碼水準的「育種目標」

至於，曾經怎樣走過來？戴博士歸納為以下三點：

一、在新品種尚未正式命名前，曾辦多次的黑豬肉品嚐會，一般風評還不

錯。

二、民國83年，曾試選了五家養豬飼養戶，進行台灣黑豬品系的田間試驗，結果發現繁殖性能確有提高現象。

三、在他尚未調到台灣省政府農林廳擔任副廳前（民國85年12月以前），曾把這個尚未命名的黑豬品系分成三個群落，即BP1、BP2、BP3三個新品系。

BP1：是留在畜產試驗所場地，繼續做育種流程。民國89年11月27日，所提出的「T1D3」豬品系，經審查通過為「畜試黑豬一號」的豬，就是這個豬群。

BP2：是交由機關所屬的彰化種畜繁殖場，去做以BP1（母豬）與來自民間經檢定過的優良黑豬（公豬）（如「宜蘭黑」、「關廟黑」等），另做一套育種試驗，以期改良黑豬體型，達到市場需求。

BP3：是交由機關所屬的高雄種畜繁殖場，用日本私立東京大學贈送之「梅山豬」替代「桃園豬」，再從頭做一次BP1的育種流程，以期進一步引進「梅山豬」之多產仔性能。

戴博士說，做這樣的安排是希望我們國家育出的新品種「豬」，可以兼顧到豬農和消費者雙方需求。當然，若能經得起國家進入WTO後的市場考驗，那就更功德圓滿了。



註一：「台灣土雞」新品種在民國86年1月已命名成功